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关门之道

小时候,我生活在黄海边上的一个小镇上,母亲在镇上食品站上班,每天早上5点多,她就得到营业点售票。离家前,她会给我们准备早饭,迷糊之间,我隐约听见厨房门一声轻微的咔嚓声。我知道,那是母亲轻轻地关上那道木门,她希望,这道门,能够隐藏她做饭时的声响。过一会儿,我又听见外面的大门,被轻轻拉上,再反复推拉两次,母亲是在检查大门是否关好。这些细微的声音,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,渺远而轻柔,它们留在我童年朦胧的记忆里,那是母亲对我们的爱和疼惜。她在黑夜里为生活奔忙,期望我们能够在黑暗里,继续踏实睡眠。

或是耳濡目染,长大后,轻轻关门,便成了一种习惯和自然。在县城读中学时,晚上去教室自习,有时,教学区停电,学生点着蜡烛做功课,烛光不稳定,遇点微风即闪烁不定,甚至熄灭。有事要出教室,我总是放慢脚步,走到教室门前,轻轻地拉开门,再缓缓地关上门,尽量避免产生空气对流。有一次,小心关上的一瞬间,在一片昏黄的烛光中,我看见坐在前排的小黄,正抬头朝我微笑,我至今记得她当时的模样,剪得齐整的刘海垂在额角,好看的眼睛里闪着聪颖的光彩。后来,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轻轻关上一扇门,契合了彼此的心灵,收获了理解与友谊。

参加工作后,无论到谁的办公室,我都要轻轻敲门,离开时,将门把手的“舌头”收好,再轻轻拉上。我也从同事的开门关门动作中,悟出他人的性格特点。不敲门即入者大约是率性洒脱,觉得都是熟人,没有必要敲门,长驱直入显得随和亲近;关门无所顾忌者,任由门声啪啪作响,定是积累了怨气。开门关门,简单的动作背后,折射的是为人修养。

现代住宅楼的单元门厅,大都安装铝合金镶玻璃的大门,富丽堂皇,但又厚又沉。开门时,须花点力气推开,关上时,惯性又大得让人措手不及,像是一个要急着赶你出门的人,不论青红皂白把你甩在外面,赶忙去找门框,于是,金属与金属重重碰撞,发出“咣当”一声巨响。对于一个习惯于轻手轻脚关门的人来说,这样的巨响,无异于对心灵的折磨。有时,我真希望自己做一个门童,为进进出出的人开门关门,我实在不愿意听到重重的关门声。我心疼那扇门,心疼楼上的住户。如果有心脏不太好的老人,声声巨响,是对他们身体的摧残。而且这样野蛮关门,容易坏,要维修,用的也是所有住户的公共费用。

关门之“道”,归根到底是为人之道。门里门外,并不分职位、辈分,只分素养的积淀。一扇寻常的门,印证了人的修养和品行。重重关上一扇门,人品就在那闷雷一样的砰砰声中,散落一地。《中庸》曰:“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意思是说,隐蔽的东西最能体现一个人品质,透过危险的东西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魂,有德行的人,即使独处时,都不会逾矩。开门关门,其实就是一门试金石,可量人心,可量品质。有素养的人,不管是在凌晨、午后、还是夜晚,不管是人前人后,也不管是自家门还是公共门,他总会轻轻关上。其实,这是为他人,也为自己,打开了一扇善的门。

马上就是霜降了。每年一过霜降,槭树、银杏、石楠、榉树等好像事先有约,树叶纷纷以别样的色彩拥抱萧瑟的季节,或以潇洒的飘落回眸岁月的轨迹。这种回眸对我来说,既有人生旅程的深思,也有对故人的怀念。尤其在层林尽染的日子里再次走进父亲曾经的军营,看到熟悉的山径同从前一样铺满了斑斓的落叶,油然想起的依旧是当年父亲的战友“老山东”教我识别和阅读落叶的情景。

“每一片落叶都是可读的书”。那时,少年的我不太明白“老山东”说这话的意思,只觉得他喜欢各种各样的树叶。他每天都要把营区场地扫得干干净净,唯独自己门前山道上的许多落叶从不清扫,而且还要捡回许多彩色的树叶。他还时常坐在小马扎上像读书似的聚精会神地埋头看着一地落叶。有时拿起一片对着阳光凝视许久,似乎叶子上有无穷的奥秘。看着他的专注,我们觉得不可思议,特地向卫生所的张阿姨报告了他的异常。可张阿姨开心地说:“像你们看小人书一样,看叶子好比是看书呀!”终于有天,我发现“老山东”捡拾的树叶确实好看。对着阳光的叶子经脉清晰流畅,色彩愈发纯粹通透。各种形状的叶子聚在一起犹如万花筒里的图案,奇妙无比。他还用《解放军画报》当封面订了两本厚本子,里面夹满了形状不一色彩纷呈的树叶,并经常翻开本子十分耐心地教我们识别树叶和树种。“老山东”离开部队临别时,把这些已成标本却依然光彩清香飘逸的树叶给了我们,还郑重地说,看落叶,重要的是像书一样,看出名堂。

自那以后我迷上了落叶,也越来越体会到“老山东”说的落叶就是可读的书。它让我看到了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美丽,也读出了生命轮回的道理。譬如饱经寒霜的红枫、柿树、乌桕的叶子如炉火淬炼过的通红,那是“霜色愈浓”的坚韧顽强。又如那些灿烂辉煌绚丽多彩的叶子在挥别枝头的那一刻,总是那么干脆利索,那么超拔洒脱。即便是翩跹而落,那也是优雅的“美丽蝴蝶”。诚然,落叶的情景会让人触景生情地生出一缕伤感和联想到生命的凋零。但我以为这仅是表象的定向思维而已,无论是落叶的过程,还是“落叶归根”“化作春泥”的归宿,那种超然静美和牺牲的意义要远胜于落叶的表象色彩。

时下,人们越来越青睐落叶。无论市区,还是郊外,落叶不扫的行道和场地已成为浪漫风景。这是自然之美,恬静之美,也是文明之美。浮躁怅惘之时,不妨去置身于落叶景观之中,让烦躁和欲望伴着落叶归于平静。每逢霜降,我必然去赏叶,再捡几片色彩斑斓的落叶夹在“老山东”送的集子里,好常去读它,感受岁月的美丽。

雅玩



智慧快餐 同利共赢,同道共存。

如果要评比结婚后最常会说的的一句话,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:“今天吃什么?”爱人问我这句话时,我总会回道:“有什么?”彼此不拖泥带水,打开冰箱,互相一合计,将需要解冻的食材提前放到冷藏室,方便后续制作佳肴。

这是结婚前不曾想过的场景。一个人居家吃饭,讲究的是“极简风”,也懒于计划与细想。加班结束回到家,最常见的是:与冷锅冷灶默然相对,食材无语,我亦无声,或一杯酸奶,一碗沙拉,浅淡饱腹,觉得足矣,偶尔直接点外卖吃。

结婚后,两个人吃饭,不知不觉就换了风格。与爱人时常想着换些花样与烧法,菜色也定要不同,上周吃了清蒸鲈鱼,这周势必必要来个红烧鳊鱼之类的,还提前定时将米饭温着。回家路上也多了份惦念,直到推开门那一刹那。每次听到厨房锅碗瓢盆的合奏声,抽抽鼻子,闻到飘来的若有似无食物的香气时,总忍不住说一句“好香啊!”

蚕豆与生菜

坐在家中,吃上家中的一口饭,心安然笃定。吃完饭,与爱人散步完再回家,有时还能闻到家里“炖汤”的味道,汤汁熬出暖洋洋的色调,氤氲出久久不散的家中氛围。

一饭一蔬,一朝一暮,三餐四季,时光变得有滋有味。

唯有一点不好,总觉得饭量比婚前多了,果不其然,父母听闻我们时常自己做饭,又见着我们的模样,显得如释重负,笑言不担心我们饿着了。“幸福胖”的典故,诚不欺人也。前不久,堂弟来沪,爱人还不忘叮嘱他,等婚后会胖的,不必挣扎,让我忍俊不禁。

想起婚前,父母耳提面命,要学会做饭,说婚后吃外卖总是不好的。究竟不好在哪里?感到有些困惑。但记得在鲁迅的小说《伤逝》里,两个文艺青年成立家庭,回归现实生活,最后子君终于心力交瘁而去,还留给了涓生“盐、干辣椒、面粉、半株白菜”。倒是明了一点:说到底,无论何种,生活终究意味着“食”人间烟火,有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
如今,做饭间,彼此互相搭把手,闲谈些趣事,确实深感比“叫外卖”有结婚的仪式感。还发现了两人从小饮食习惯与喜好的不同。有时时令家常菜如“葱油蚕豆”,爱人恨不得顿顿都吃,但又只喜欢新上市极嫩的那种,而我不喜欢,不过也不影响它与我时常在饭桌遥相对视。同一道菜,食材与调料相同,但发现我们做出的口感会有细微不同。不过日

热,站在桥上那唯一的一小团树荫下歇气。

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里有句歌词:“天如火来水似银。”太阳火辣辣的,确实如歌里唱的那样“天如火来”。但河水不像歌里唱的那样“似银”,浑荡荡的,有青绿的水草,有随波逐流的绿萍。两只白头翁一头扎进水草里不见踪影。河道工划着小船捞绿萍。捞干净的水面,小船经过,又冒起一串绿。

三位拔草的园林工,汗水浸透衣背,在不远处的树荫下席地而坐,喝水,歇气,说话。

有背驼的老妇人撑伞,提蔬菜,慢吞吞走。时不时有温热的风吹来,树叶摇动,光沿着树干流淌。斑驳的树影里,心里某个地方突然那么亮,告诫自己:“要活得轻松。”

在桥上

红萍

最近又有朋友问我,“一正两厢房”是绞圈房子吗?我回答不是。上海的传统住宅建筑,形式多种,开间有三开间、五开间、七开间,进深有五路头、七路头、九路头。形制有一埭头的单体建筑,也有三合院式的“一正两厢房”,还有四合院式的绞圈房等。“一正两厢房”可简称“一正两厢”,也是具有江南农村特色的传统民居之一。它的基本形制是:后面一埭坐北朝南的正屋,是房屋主建筑,以五开间为多,歇山式屋面。在这埭房子两边,各连接建造一间或两间厢房。这种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布局的传统住宅,形状像个“凹”字(另有倒“凹”字形的,本文不涉及),房屋分别坐落在左、右、下三个方向,形成三面有房,并围成开口式院落,建筑分类上归为三合院。“一正两厢房”是方言名称,与事实相符,非常确当。

这类房子原分布很广,只是闵行区浦西早已拆除殆尽,我想拍照存档,但寻寻觅觅二三十年,未见实体。浦东倒保留不少,杜行召稼楼旁边的宁俭堂住宅是典型的“一正两厢房”建筑,保存相当完好、完整,因此很有名,经常出现在宣传品上,我也去拍过照片。它的七路头一埭正屋面宽七开间,要比一般的五开间多出两间房子,由此房屋正脊特别长,达20多米。一般房子只有一条正脊,但歇山式的不同之处在于,除屋顶一条正脊外,左右两边各有2条垂脊、2条戗脊,整个屋面形成有9条屋脊的形式。“戗”在《中国建筑史》中的解释,“指的是建筑的戗脊,‘发戗’就是起翘。”向上起翘的垂脊、戗脊在上海方言中通称“拖戗”,故这种屋面也可称“拖戗屋面”,房子可称“拖戗房子”,这已记录在《莘庄方言》中。这种屋面因两边各有两条向上翘起的垂脊和戗脊,形成了曲线,避免了呆板,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以棱角分明、结构清晰的感觉,看上去比其他如悬山式、硬山式屋顶灵动、美观。此宅院由召楼人奚燕子建造于清晚期,已经在2009年8月6日由闵行区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闵行区原浦东陈行、杜行、鲁汇三镇中,也有不少这类房屋,如陈行苏明村二组的陆家宅,鲁汇汇南村的小许家塘等,它们已被记载在三镇编纂的《浦江村宅》中,名称均为“一正两厢房”。

坐落在浦东新区祝桥镇邓三村张家宅的张闻天故居孝友堂,除了正屋五开间比宁俭堂少2间外,基本格局、形制结构等完全同宁俭堂。由上海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等政府三部门编的《上海浦东新区老建筑》中称:张闻天故居“是浦东地区典型的三合院民居……为一正两厢砖木结构民宅,坐北朝南,轴线对称”。而矗立在故居门前铭牌上的文字,也特别强调这是幢“一正二厢房庭院”。

为安全起见等原因,有的“一正两厢房”在“凹”字缺口前面加砌一堵围墙,将左右厢房连接在一起,形成封闭空间,再在围墙上开大门,宁俭堂就是这样。而张闻天故居,我第一次去参观时,厢房前是空旷的场地。等到第二次去时,厢房前面,即“凹”字缺口前已打了枪篱作围墙,中间有个门头,是故居的入口处。

“一正两厢房”形制在建筑史上很重要,上海市区的石库门房屋,其形制同“一正两厢房”明显有承继或借鉴关系。而如果

在“凹”字的开口处前面,再建造一埭房屋,从三面有房变成四面有房,使其格局成为“口”字形,那就是典型的绞圈房子。这就清楚了,宁俭堂前面因加砌的是一堵墙,不是房子,它仍然属于“三面有房”的“三合院”,是“一正两厢房”,房屋主人及当地村民也从不称这类房子“绞圈房子”。说到底,“一正两厢房”同绞圈房子的区别,主要看它是三面有房还是四面有房,只要“凹”字两侧厢房前没有再建造一埭正屋,没有形成“四面有房”的格局,哪怕墙头砌得再高再牢固,整幢房子仍然是三面有房的“一正两厢房”。它同“四面有房”的四合院式绞圈房子并不是同一种类型,不可混为一谈。

子久了,口味倒是有所趋同,也许这就是婚姻,有百般模样,然而可以同而不同,有自我,也有彼此。

欧亨利有篇小说叫《菜单上的春天》,讲述给餐厅打菜单为业的女孩的故事。原本恋人沃尔特约好与她春天结婚,却意外失去联系。一天,当她打到“蒲公英和白水煮鸡蛋”的菜名时,不由心中恍惚,想起沃尔特曾用蒲公英为她编织过花冠;而沃尔特也一直寻找着她,那天他碰巧来到这个餐厅,看见了菜单上错打的“最亲爱的沃尔特和白水煮鸡蛋”,凭借她对打字习惯的了解,两人终于团聚。

吃饭时,我和爱人聊起这个故事,调侃道也给他写个菜单,里面可以有道菜叫“最亲爱的他(名字)和葱油蚕豆”。他说,那也可以有“最亲爱的她(名字)和蚝油生菜”。今天还特意多买了些生菜呢!我们都笑了。

第十六回,得知元春封妃,要至家省亲,贾家人都面有得意,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番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只讲奉献,不讲索取。贾琏母赵嬷嬷求照顾两个儿子,贾贾则打通贾珍,知会贾琏说准备和贾府两个清客平聘仁(善骗人)、卜固修(不顾羞)去苏州采办,预算开口就要三万两。贾蓉另向贾琏吹嘘道,“老爷们已经议定了,从东边一带,接着东府里花园起,至西北,丈量了,一共三里半大,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。”

这段话写得含糊,三里半可以理解

为计划中的大观园的周长或半周长。如果是半周长,脂评说“地宽”,吴伯萧先生说堪比皇家园林面积。算一下差不多一千亩地。即便是周长,面积也有两三百亩,而拙政园面积才七十五亩。

但后面形容贾政等人在园中游览为“盘旋曲折”,脂砚斋批为“仍是沁芳溪矣,究竟基址不大,全是曲折,掩隐之巧可知”。可见最后完工的大观园面积为缩水。是跑去圈他人的地遭遇抵抗,还是发觉僭越,赶快缩水?或者刚开工,就难以为继,只能烂尾?但无论如何,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之时的贾府,衰败的内囊加快速度地上来了。

二

贾政带着宝玉和众人游大观园,称稻香村清幽气象,要在此归农。宝玉应声道:“不及‘有凤来仪’多了。”贾政听后道:“咳!无知的蠢物,你只知朱楼画栋、恶赖富丽为佳,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呢?终是不读书之过!”宝玉用古人的“天然图画”四字,称稻香村“非其地而强为其地,非其山而强为其山,即百般精巧,终不相宜……”未及说完,贾政暴跳如雷,命:“出去!”等宝玉出去,接着大喝:“回来!”

贾政何以如此失态? 圆明园有天然图画一景,旧称竹子园。乾隆皇帝专门作诗称赞。其序云:庭前修篁万竿,与双桐相映。风枝露梢,绿满襟袖。西为高楼,折而南,翼以重榭。远近胜概,历历奔赴,殆非荆关笔墨能到。可见天然图画和有凤来仪都是既有修竹又有朱楼画栋,恶赖富丽。贾政为面子当众骂宝玉无知的蠢物,不读书。等想明白后,为了里子,赶紧叫宝玉转身。

贾府的面子和里子

范若愚

夜光杯

